

## 第四回 吳小姐精通翰墨 雪婆子輕撥春心

誰說當年詠絮才，於今弱婉洵名魁。  
春蠶葉盡抽絲巧，晚燕泥輕刷羽回。  
南國美人今孰是？西川才子肯重來？  
蜀禽血染江楓冷，縱系春心忍作灰。

不說江潮往支硎進香至期。且說蘇州府府城內洛神橋有個舊族，姓吳，名洲，字涵碧，貢生出身，做了一任藍田知縣，辭職歸家。年逾六十並無子嗣，祇生得一位小姐，名喚逸姝，單諱一個媛字。生得瑩潤如白玉碾成，明媚如鮮花妝就，不但女工精熟，又且詩賦入神。年方一紀多三載，恰吳望望十五時。有詞為證：

輕盈綽約，從容態度何曾學？多情秋水涵寥廓，一縷凝香，恍似天邊落。牡丹怯雨煙為幕，亭亭仙子初臨洛。愁人一顧魂銷卻，無限幽情，莫使成耽擱。

## 右調《醉落魄》

這吳知縣與夫人李氏過於珍重，視女如明月之珠、連城之璧，不是過也。從幼兒請女先生教他識字。吳小姐資質聰明，五歲上邊，女《孝經》，女「小學」都通本背過；七歲即會吟詩，雖未精工，卻也清雅不俗。吳涵碧原是個老學，最喜吟詩作賦，見女兒有此才情，道女先生識字有限，便自己朝夕與女兒把「四書」、「五經」講究。他也還指望娶妾生子，誰知連娶二妾，絕無影響，吳涵碧嘆口氣，祇索性休了念頭，單把那如花似玉、最聰明的小姐朝夕訓誨。到了十三四歲，詩詞歌賦件件精通，字兒又學就了衛夫人的筆法，春箋紅葉，題詠來都是不經人道的。涵碧見了，十分讚嘆，祇是不好向外人表白。

一日，吳老因朝中有個獻蛟都督立了軍功，朝廷封他為定遠侯，聞得吳涵碧大名，聘他到京，要作一篇祝功頌。吳老堅辭不去，被他奏聞聖上。來召，著為幕府記室。莫奈何，祇得別了妻女，往京中去了。止留夫人、小姐與侍婢曉煙、輕綃、非霧在家過日。一日，曉煙這丫頭，對著小姐喜孜孜細看，小姐笑道：「痴丫頭，怎麼目不轉睛的祇管看我，是何緣故？」曉煙含笑道：「我愛小姐的嬌容，真正天姿國色，眉目之間，一段秀色可餐。令曉煙也銷魂欲死，不知後日何郎僥倖，得配仙姿？」小姐嗔責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怎就這樣沒規矩？我與夫人說了，打你這賤人下截來！」曉煙跪著道：「小姐平日仁慈，故此曉煙如此說；若曉煙得罪，小姐自加責罰，不要稟著夫人罷！」小姐道：「你這言語憨直，我因此要認真。如今且饒你一次，日後再不可如此！」曉煙見小姐氣平，立起身來，道：「西園有一株西府海棠，目今盛開，待曉煙折取一枝，供在妝臺，小姐作詩一首，以紀春閨幽思如何？」小姐道：「你去折來。」曉煙道：「今方三月初旬，芳菲滿園，香氣凝煙，不但千紅萬紫，又兼燕語鶯啼。我和小姐日日閑守蘭房，祇恐虛度光陰，有幸春景，意欲請小姐到園中賞玩片時，未知小姐意下如何？」小姐道：「女孩兒家未可輕易閑游，須要稟過夫人，方好走動。」

曉煙隨去稟明夫人。夫人命小姐的乳娘柳婆伴小姐園中去，又吩咐管園的老兒，一概童僕、男人不許混入園內，讓小姐進去游玩。小姐和曉煙歡歡喜喜，同乳娘進了花園。輕移玉趾，轉過幾帶竹屏風，都是薔薇、木香牽滿，香氣襲人。到了藕池邊，步到石橋上，看見金魚無數，在綠藻中戲波吹沫，小姐凝眸注視良久。

賞玩移時，小姐道：「回去了罷。」曉煙道：「小姐忘記了，還要到南亭上折西府海棠來。」小姐聞言，方要同去，隱隱見花叢中一個老嫗、兩個丫鬟在那裏奪花喧笑。小姐行到相近，認得是穿珠點翠的雪婆，兩個丫鬟就是夫人身邊的輕綃、非霧。三人見了小姐，擁向前來，雪婆道了萬福，小姐略略答禮。雪婆道：「小姐多時不見，一發長成得天仙一般樣了！為何老身常常造府，不得見小姐芳容？失於恭敬。」小姐道：「我每常祇在閨房刺繡，並不輕離寸步，就是老爺夫人那裏，吩咐也不消問安視膳，所以准月日不出房門，婆婆何由得見？」雪婆道：「老身今早到府，承夫人留吃中飯，同兩位姐姐到此折花，不想得見小姐，是老身有幸了。」口裏說話，已隨小姐行至海棠花下。小姐看那花正在含蕊之時，枝枝鮮灼，嫣然凝媚。小姐正在注目間，那兩個婆子與三個丫鬟互相爭折，大家攀折一枝。小姐接曉煙這一枝在手，細玩不已。雪婆道：「海棠雖嬌媚，那裏及得小姐的玉容？比花還勝百倍。花也造化，得小姐的春纖親執，玉容把玩。花若有知，也應含笑相對。」曉煙道：「雪娘休得胡言！祇恐惱了小姐哩。」雪婆道：「我是實話，小姐難道倒惱起來？」曉煙道：「方纔在繡房中說了小姐標緻，他嗔怒得了不得。」雪婆道：「小姐是慈善的，決是你自己不是，觸怒小姐。」說話間，小姐道：「進去罷。」眾人都跟了小姐進了後門。

眾人往夫人那邊去了，雪婆竟隨了小姐進了香房。小姐叫他坐了，雪婆道：「小姐，你生在做官人家，珠圍翠繞，文墨精通，第一花容，世間絕少，西子再生，楊妃復出，也當拜在下風。但是幾年之後，必得狀元官人非常福分通天才學，方纔配得小姐。此等大事本不可輕易的。祇是小姐這般天容德性，日日兀坐閨中，當此春光易過，可不埋沒了人？」小姐道：「雪婆婆說那裏話！我自長了十五歲，並不曉得外邊光景，想來也沒有甚麼好處，與家中總是一般，有什麼埋沒？」雪婆道：「你這樣老成，老身也從不曾見，李閣老的小姐、張狀元的夫人，前日都兀坐不過，喚了畫船，在支硎山隨喜，抵暮方回。那兩家老爺都不嗔責他，倒說道：『人生一世惟年少，一歲春光有幾時？』反叫他到靈岩、鄧尉諸山，勝境都游到哩！那李閣老的二小姐年紀比小姐倒長一歲，才貌也是絕世，前日也是老身陪伴了他到支硎山游玩。他帶著筆硯去，見了支硎勝景、士女喧游，題詩三首，老身都記得在此。可要念與小姐聽？」小姐聽說吟詩，正投其意，便對雪婆道：「婆婆，你快念來，待我寫在花箋，方好仔細玩味。」雪婆念道：

深鎖清閨十六年，不禁愁絕暮春天。  
今朝也逐尋香蝶，綠水垂楊映畫船。  
第二首道：  
接道香輿畫麗人，綺羅珠翠不勝春。  
幽情欲向春光訴，退步逡巡翠黛顰。  
第三首道：

收拾春心別梵王，一鉤新月載歸航。

紅顏自是甘零落，莫學啼鴉哭海棠。

雪婆念聲未絕，小姐早已寫就，大加讚嘆，說道：「世間也有如此高才女子，恨不能覲面請教。」雪婆道：「小姐不要過譽，且實說，李小姐才學果是何如？」小姐讚道：「他的才學不但高出時人，直擬唐人手筆，可惜埋沒深閨，無人識得。」雪婆道：「小姐，我老身也識得幾個字，雖不知詩，那些山歌曲子也曾記得。往常見文人墨客，就是名士場中吟詩作賦，也要吟哦半晌，並沒有李小姐這樣捷才，提起筆來，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。小姐，你的才學雖好，老身也不曾面試，如小姐不棄，也來求和三首。若又是捷才，也見得天下佳人原有一對。」小姐道：「我看他詩中無限傷春，格調雖高，恐非女子所宜有也。」雪婆道：「你纔見這詩，就知李小姐的心事，他因誤配匪人，雖未出閨，心中怏怏，恐漸成不起之疾了。」吳小姐不覺失驚道：「他已許了什人？」雪婆道：「他因父親掌朝，有個獻蛟都督立了軍功，封了平遠侯，聖旨命李閣老與他聯姻，他父親祇得許了平遠侯的公子獻赫騰了。那獻赫騰生得身軀長大，面目怕人，李小姐聞知不是對頭，所以憂傷成疾，朝夕淚流。昨日敬拜梵王，悲咽不勝，已打點作辭世之人了。可憐！可憐！」雪婆說罷，吳小姐也掉下淚來，道：「天生美才，如此薄命，不知他平日詩章多少，可曾傳留人世否？」雪婆道：「他極是面重，就是父親也不肯與他看，詩詞歌賦積成滿箱，對老身說道盡要付之祖龍了。不知祖龍是那一箇？」吳小姐道：「付之祖龍是燒毀的意思。可惜！可惜！我道所天不偶，也是命該如此，若得詩文垂於不朽，後人讀遺篇而憑弔，也覺雖死猶生，怎就忍焚化？」雪婆道：「小姐，你既有意憐他，何不和他的韻？待老身拿去，也見知音。」

小姐正技癢之際，叫曉煙磨濃了墨，提起筆來，輕拂花箋，一揮三絕：

萬種愁思誤少年，日長難禁綠楊天。

春光一度曾游覽，風月應知載滿船。

其二：

可憐今日鏡中人，寂寂空閨過一春。

為向月娥尋麗景，如何回首即長鬢？

其三：

莫把春心訴梵王，怨情無限系歸航。

漢家青塚今猶在，終古芳魂泣海棠。

後寫著「吳氏逸姝步韻」。即念與雪婆聽，雪婆道：「小姐，你做的詩更覺好聽。」小姐道：「我是效顰，那裏及得李小姐來？」曉煙道：「適纔說的西府海棠詩還不曾作，小姐乘此詩興，對此嬌花，一發題詠。」小姐聽說，果然再拂花箋，不假思索，又題《詠海棠》二絕。其一：

泣露凝香最可憐，不勝春色媚朝煙。

清霄借得姮娥淚，含怨東風誤少年。

其二：

的的嫣紅無限姿，露華清艷一枝枝。

枉教容色能傾國，憔悴長門暮雨時。

小姐吟就，後寫著「吳氏逸姝題」，又念與雪婆聽了。雪婆假做知詩，極口稱讚，竟將兩幅春箋折好，藏在身邊錦囊之內，說道：「待我後日拿去與李小姐看。」吳小姐道：「作得不好，恐李小姐見笑，莫拿去罷。」正要將手去搶，祇見輕綉捧著幾品饌饌，非霧捧著一小銀壺陳酒，與小姐吃點心。見了雪婆道：「雪娘娘，你還在這裏！夫人叫我們沒一處不尋到，如今快出去同柳媽媽吃點心。」雪婆道：「我老人家今日有福，與小姐貴人親近，不覺話濃。我也不出去罷。」竟掇個杌子旁席坐了。小姐祇得說道：「就在此吃些罷。」三個丫鬟亂嚷道：「雪娘娘怎麼與小姐同吃？快往處邊去！」雪婆笑道：「老身人雖不象樣，李閣老家的小姐，還有張都堂、牛總督的夫人，老身都曾陪過。」三個丫鬟執意拖他出去，小姐喝住了。小姐就討一副杯箸與他。小姐止飲得兩小犀杯，那婆子一小壺都酌完了。輕綉又添酒來，道：「雪娘娘好酒量！夫人說，再暖壺新辣酒來，與你吃個醉哩！」雪婆子道：「多謝！」一直吃了兩壺，也有些酣了。

吃罷點心，丫鬟撤去。雪婆帶著酒興，說來都是風月之談；又著實勸小姐支硎山去燒香，說得十分動興。小姐一來春心已動，二來因談詩投其機竅，甚是喜歡，亦微微有些酒意，但見他：

目凝秋水，臉暈朝霞。微笑時，似含露嬌花；獨立處，若芙蓉出水。冰神月影化溫香，霧縠輕綉籠暖玉。旁人洵是多情種，飛去應驚天上仙。

小姐當時說道：「我一向原有願心，要往支硎山觀音大士前進香，因老爺不許。今老爺京中去了，稟了夫人，自然肯放我去的。」雪婆大喜，即同小姐出了蘭房。見了夫人，道：「老身今日天大福分，得與小姐天仙親近。多謝夫人厚情，著實相擾。」夫人道：「家常茶飯，何擾之有？」雪婆就啟口道：「小姐青春十五，並不曾出門游覽。方今暮春天氣，燒香的甚多，任你李閣老、張狀元的夫人、小姐，也都出去燒香祈福，小姐也該出去看看春光，禮拜佛天。」夫人說：「小姐兩年要到支硎山觀世音大士殿進香，老爺不肯，未曾去得。今老爺上京去了，他如今也日日要去，你又去動他的興！」雪婆道：「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，春光明媚能幾時？況且進香是增福延壽的正經功德，夫人也該去去！」夫人道：「我是老年人了，少時已曾去過兩次，今又有些小恙，老爺又不在家，不能夠去了。小姐要去，趁老爺不在家，去亦無妨。但早些去了早些回來。」小姐見夫人允了，心中甚喜。雪婆道：「明日好日，就是明日，待老身陪了去罷。」夫人道：「還是另擇一日，喚了游船，雪婆婆陪去，我方纔放心得下！」雪婆道：「小姐文墨皆通，自家擇了一個吉日罷。」小姐命曉煙取過歷日一看，說道：「今日是三月十四日，後日十六日正是黃道吉日，就是後日罷！」夫人已允，雪婆道：「老身今日且去，到後日早，來陪小姐去便是。」這正是：

芳心不被游蜂引，怎得幽香過粉牆？

